

再生魔术之女

作者：东野圭吾

作者简介：

一九五八年生于大阪，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一九八五年以《放牛后》一书获颁江户川乳步奖而踏入推理文坛，发表《毕业》、《半生街的杀人》等本格推理作品，也发表《史身》、《驾驭彩虹的少年》等科幻性质的推理作品。

一九九五年的《异次元空间的爱情故事》乃是以记忆重组为主题。此外尚有以棒球为主题的《魔球》、以古典芭蕾为主题的《熟睡的森林》、以跳高比赛为主题的《鸟人计刦》，作品的背景极富史化情趣。

正文

婴儿裹着白色的贴身衣服熟睡。望着那泛现桃红色的脸颊，根岸峰彦联想起水蜜桃。

“好可爱！简直就像是小天使呢！啊，我高兴得都快疯狂了，彷彿像作梦一般。”根岸阳子以不熟练的动作边抱着婴儿，边欣喜如狂的说。

婴儿的容貌远超过她期待的漂亮，似更令她雀跃。

“请你好好学习育婴知识吧！因为婴儿一定也会感到不安，不知道新妈妈要怎样照顾自己的。”中尾章代迷着眼望着阳子的动作，静静说。

“是的，那当然，我会以健康抚养这孩子为优先的。”阳子坚定的说。

中尾章代苦笑。“不，太完全投入也不行，以后的日子可还很长呢！”

“是的，你太兴奋、急躁，反而对婴儿不好。”峰彦也说。

“可是……”阳子的视线回到婴儿身上，有一种无法忍住要露出笑意的感觉，又抬起脸，望着中尾章代，显得稍微不安，问：“那么，今天还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吗？”

一见即知她希望尽快把婴儿带回家。

“是的，还有一些问题……不过若是你先生能够留下来，太太你先回去也没关系。”中尾章代说完，望向峰彦。

阳子眼拌里灿着辉彩，望着峰彦。

峰彦不可能违抗她的期待，不得已却又不能形诸于色，说：“那么我就留下来，你先回家好了，何况，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吗？那，很抱歉，我就先失陪了。”进说，阳子进抱紧婴儿站起身来，一副再也待不下去的样子。

“啊，很危险呢！别让婴儿掉了。”

“我知道哩！怎么可能会做出让婴儿死掉的事，嗯？”当然最后的“嗯”是对熟睡的婴儿讲的。

峰彦和中尾章代一起目送私家司机驾驶宾士轿车载着阳子和婴儿离去。

阳子好像热衷于抱住婴儿，只是回头朝两人点了一下头而已。

“太太似乎很喜欢那个婴儿呢！”回到房内，在刚才那张沙发坐下后，中尾章代说。

这里是她家！

“我也很喜欢的。坦白说，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你致谢才好。”峰彦再度向章代道谢。

中尾章代摇摇头，说：“只要你们能喜欢，那就……”她戴着金进眼镜

的视线自峰彦身上移开，注视斜下方。

峰彦不只一次见到这位削瘦的中年妇人经常露出像这样耽溺于沈思的表情，他漠然想像，会做这样的事，或许是因对婴儿有着某种晦暗的过去。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她正在思索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之年轻母亲的事吧！

峰彦讨厌对方说一些有关育婴之事。更要紧的是，他觉得和中尾章代单独交谈有一股沉重的感觉。从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觉得对方似有着生理上难以接近的感徒，尤其是镜片后面闪动辉彩、似能识穿自己内心的眼眸，见了就令他不知所措。

只不过，他当然不曾表现出来。这位替无法生儿育女的夫妻找到养子的女性，等于是自己的恩人，或许今后也会继续交往吧！

谤岸夫妻约莫在半年前认识中尾章代，是直接接到她寄来的信。信上说她自己虽生在这个世间，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被亲生父母抚养长大，所以才决定专门介绍可怜的婴儿给有爱心者当养子，现在因听说他们想要找养子，何不交给她负责？

虽然内容透露着可疑，但是阳子仍表现出强烈的关心，试着去见中尾章代，了解详细情形。当时，夫妻俩也是到这里来。

中尾章代说，婴儿们的母亲大多是十几岁，由于没有正确的知识而发生性行为，结果怀孕了，却在独自苦恼中丧失妊娠中绝的时机。又说，像这样的少女，时下的日本有很多，为了救助这些少女，也为了保住她们生下的小生命，她才会做这种事。

还有，有时候也曾在国外帮婴儿寻找养父母，因为这样的话，生下婴儿的少女就不曾往户籍上留有任何痕迹。

听过中尾章代的说明后，根岸夫妻就委托她帮忙。毕竟在这之前的经验已让他们深刻了解，想靠自己之力找到养子是何等困难。

半年后，中尾章代通知说找到男婴。

“坦白说，事情比我想像中来得顺利，令我深感惊讶。”为了逃避太漫长的沉默，峰彦说。“因为我曾听说，和我们有相同苦恼的夫妻很多，就算想要养子也必须排队等待。”

中尾章代的视线回到峰彦脸上。“当然，等待婴儿的夫妻们还有很多，可是，这次我是特别先通知你们。”

她在镜片后的乌黑眼睛闪动光芒。

“谢谢你。”峰彦一面道谢，一面在想：该准备多少谢礼给眼前这位女性呢？

虽说做这种事是没有酬劳，但总不至于不期待获得谢礼吧！而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预料到可能有相当的金额，才会“特别”的先通知自己！

“你说有一些问题是？”他双手在膝上搓着，问。不过，心里又觉得对方不可能现在就提起谢礼之事。

中尾章代坐正身体、挺直腰，说：“其实，有件事我希望再确认一次。”

“你的意思是？”

“关于成为婴儿的双亲之条件。”她说。“我曾经列举过五项，你还记得吗？就是能疼爱婴儿、有经济余裕、家庭和谐、夫妻皆健在，以及最后一项。”

“是夫妻俩皆无犯罪前科，对吧？”回答之后，峰彦有股不祥的预感，是因对方刻意诬自己说出最后一项。他按着问：“那又如何？”

“这些条件都没有问题吗？”

“是的，当然没问题，我可以发誓。”峰彦肯定的回答。

中尾章代颌首，似表示“没问题”，之后，按着说：“如果未能符合条件，虽然很遗憾，却也只有中止抚养关系，把婴儿带回。”

“我明白。这么说，为了查核我们是否能好好照顾婴儿，在办理正式认养手续之前，是有一段试验期间了？不过，期限到什么时候？何时才能正式认养呢？”

“这得看你们了，如果快的话，也有一天就可得到结论的。”

“哦，一天吗？”虽然内心怀疑在这样短期间内能够了解什么，不过转念一想，这是专家之言，应该不曾错。峰彦浮现笑容，说：“这么说，我必须努力让自己能够合格喽！对了，只是这样吗？”

“不，主题才刚开始呢！”中尾章代凝视峰彦。

一瞬，锐利的眼神令峰彦心跳加促。

但，紧接的瞬间，她脸上浮现温和的笑容。“根岸先生，你们夫妻俩为了不孕之事，曾经上过医院吧？”

“是的，好几次。”峰彦回答。“为了检查出原因，我们找过各种医师诊断。”

“查出原因了吗？”

“是的，问题出在内人身上，好像是卵巢功能先天性具有缺陷，不过详细情形我不明白。”

诊断结果出来时，峰彦一面安慰沮丧的阳子，一面感到安心了，因为不会再被阳子的父母认为自己无能！

入赘根岸家七年，为了无法生育子女，不知道何等抬不起头呢！他自己并未特别想要有子女，可是却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就是替根岸家延续香火。

谤岸家招赘女婿的条件就是健康且生殖机能正常，所以即使是并非特别优秀的他，也因为在宴会上被迟迟未婚的董事长千金看上其英俊外表，而能够幸运的攀龙附凤。

“没办法以医学方法解决吗？譬如利用体外受精之类？”中尾章代问。

峰彦摇头。“曾经检讨过，但是并未尝试，一方面是成功率很低，另一方面是内人害怕。”

“成功率低是事实，不过若和以前相比，技术上已经相当进步了。”

“哦，是吗？”边回答，峰彦想起了中尾章代平时是在医院工作，而且是妇产科，之所以会做这种义工性质的事，也是与其职业有关联。

“由于体外受精技术的进步，很多夫妻都能拥有幸福，当然，问题也随着增加……譬如代理孕母。”

“代理孕母？啊，我常常听说。”

“在日本仍很难想像会真正实行，可是在国外，有很多年轻女性愿意当代理孕母。”

“原来如此。”峰彦嘴里回答，心中却困惑不已，不知话题究竟会朝什么方向进展。

中尾章代并不像要提出什么问题要求的样子，难道和目前这个话题有关联？

“另外，精液冷冻保存技术也开发成功了，希望拥有孩子的女性，只要有心，即使不和男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怀孕。”中尾章代似未发现峰彦的不耐烦，仍旧淡淡的叙述。

“时代已经改变了。”峰彦也只好颌首，说。

“如果我稍微年轻一点……”中尾章代俯首，但马上又抬起脸，凝视峰彦。“说不定我也会采用这类方法哩！尽避已经不想要结婚，却仍希望有孩子……因为，我一直是独自生活。”

“是吗……”峰彦虽觉得对方的话很奇怪，不过又不像在开玩笑。“你没有家人？”

“是的，双亲很久以前就去世，这房子就是他们留下的。”中尾章代环顾四周一圈后视线再度回到峰彦脸上。“其实我有一个妹妹，小我十岁的妹妹。”

“她去哪里？”尽避并无多大兴趣，峰彦仍只好顺着话题，问。

她静静的回答：“死了，在七年前。”

“啊，对不起。”峰彦在内心咋舌，在这种日子里谈忌讳的过去好像有所不祥。

他从西装口袋掏出香烟，正打算转个话题时，中尾章代却先开口了。

“我妹妹是被人杀害的，在杉并区的公寓家中。”

“什么……”

“被勒杀，用她的丝巾。”

“丝巾……”峰彦勉强挟住差点自指缝间掉落的香菸，心想：怎么可能！

对方应该不是在讲那女人的事吧！那女人叫神崎由美，后来知道由美是假名字，不过神崎应该是真实的姓氏。

他觉得腋下冒出冷汗，不住寻思：但是，七年前，杉并的公寓家中、丝巾，岂非完全符合？

“很可怜呢！”中尾章代的声音微微便咽了。“双亲早逝，因此高校毕业后就外出就职，由于打算终有一天自己做生意，于是拚命的存钱，不久，连晚上都在兼职。我劝她别辛苦而把身体搞坏了，她却丝毫不听。同我炫耀自己的积蓄金额是她的乐事之一，却……”

“凶手被逮捕了吗？”峰彦问。

她摇头。“没有！虽然警方一直继续不断的调查，却始终没有着落。”

“这……”峰彦想用打火机点着香烟，但是动作僵硬，到第三次才点着。“是抢劫杀人或什么？”

“警方是如此推测。”中尾章代把桌上的烟灰缸推向他，回答：“因为房内被翻找得一团糟，珠宝和存款簿都不见了，而且玄关门锁上，靠阳台的窗户打开，凶手很可能是自阳台潜入吧！妹妹的房间是在二楼，但是只要沿着一楼阳台栏杆，很容易就可以爬上去。”

“那实在太可怜了。”峰彦极力抑制声音的颤抖。毕竟，状况太相似了，没错，这女人讲的一定就是“那桩事件”！

“妹妹被强暴了。”她像在叙述般静静说着。“凶手的精液残留在妹妹体内，而那也是警方能得到的最重要线索。”

“哦……”峰彦吸一口烟，吐出烟雾。他很清楚自己呼吸急促。

无法认为纯属偶然，也不能认为这女人的妹妹很偶然是神崎由美，绝对是有计划的，一开始，这女人就是抱着某种目的接近自己。

镑种各样的念头在峰彦的脑海中如漩涡般涌现，但是却无法整理，只是更加混乱。

“承办的刑事先生表示，凶手最初可能并非为了窃盗，而是为了强奸的

目的才潜入。”中尾章代说。“那是很炽热的夜晚，妹妹的房间并未开冷气。刑事先生表示，妹妹很可能是开着窗户睡觉吧！凶手见到窗户敞开，所以决定强奸，也付诸实行，可是想到事情宣扬开就糟了，才会将妹妹勒死后，抢夺财物后逃走。”

不错，那是炽热的夜晚！

峰彦脑海中浮现满是汗珠的神崎由美不，神崎弓子的脸孔。对方以空洞的眼眸凝视着他，说：我绝对不曾离贻你……

“这么说……”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凶手是那天晚上偶然经过公寓前的男性了？算是一种临时起意逞凶？”

“警方似乎也这样认为。当然，不是所有人皆一样，譬如承办的刑事先生就说，凶手很可能有某种根据，知道那儿住着年轻少女。”

“原来如此。但，不管如何，应该不曾是熟识之人行凶吧！”

“警方也是同样的见解。”中尾章代扶正眼镜，镜片反射日光灯光。“但，我不这样认为。”

“哦，为什么？”峰彦吸了一口烟。

“简单的说，是身为姊姊的灵感。”

“灵感？”

“事实上，是我发现体的。那一天的翌日，我们预定前往新鸿祭坟，由于是盂兰盆节的返乡尖峰时期，预料一路上会塞车，所以打算一大早就出发，因此我开车至妹妹住处接她，抵达时刻是清晨五时左右。”

“那一夜，弓子是曾这么说过我明天要和姊姊一起去新鸿。”

没错，她是说和姊姊一起！

“我按门铃，但是不管按多少次都无人应答，感到很奇怪，就用妹妹给我的钥匙开门。”

门一打开，我就注意到房内的异状，等见到床上的妹妹的样子时，我差点晕倒。”中尾章代面无表情的说，但是，轻轻交握于膝盖上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由于情绪激动和过度悲伤，我连打电话报警都忘了，只是大哭大叫。可是，这么哀伤之间，我仍有着某种确信，确信妹妹是被亲密的男人所杀害。”

停顿一下，中尾章代继续说着。

“妹妹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那天，妹妹没有上班，应该一直待在家里，而，除了上班，妹妹很少擦香水。”

香水……

峰彦记得弓子身上的香水味道。与他见面时，弓子身上总是散发出同样的香气，或许那天晚上也是相同，只不过，他并未特别意识到。

“但是……”他轻咳一声，声音沙哑了。“只凭这样就下判断岂非很危险吗？也有可能忽然心血来潮，那天晚上就寝前擦香水，对不？”

“刑事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我无法同意。我拜托刑事先生调查和妹妹交往的男性，刑事先生表示会调查妹妹的交友关系，而且也真的这么做了，以妹妹上班的地点为中心，彻底查访。只是，始终未能发现和妹妹有特殊关系的男性，也许，是隐藏得巧妙吧！”

“一定不是隐藏巧妙，而是自始就没有那种男人存在。”

但，峰彦尚未说完，中尾章代已开始摇头了。

“不管天气多么炽热，妹妹绝对不曾敞开窗戶睡觉。就算没有冷气机，

还是有电风扇的。一定是凶手自玄关入内，妹妹迎接对方……当时，妹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杀，很可能还笑容满面的迎向对方。”

“晚安，你来晚了哩！抱歉，突然找你出来，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一定要在今晚。我方才在电话中也讲过了吧？明天一大早我要和姊姊一起回新鸿去祭坟。”

“我希望在回故乡之前把事情谈清楚……喝啤酒吗？不喝？啊，是吗其实今天晚上也不能让你睡在这里的，那么我去冲泡咖啡……”

峰彦回想起弓子，边迎接自己进入，边说的每一句话。或许，她当时的确满面笑容，因为每次见面时，她总是想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可是，玄关门锁上，阳台窗户敞开，不是吗？”

“那种东西很容易伪装的，若是和妹妹有特殊关系的男人，应该持有钥匙。”中尾章代当场回答。

她的推测完全正确，峰彦的确持有钥匙。为了布置成窃盗杀人，他打开通往阳台的窗户，自己却从玄关门逃走，当然，又把门锁上，钥匙则在第二天丢弃于附近的灌溉水渠。

“房内被翻找得乱糟糟，而且偷走财物，全部是为了伪装。”中尾章代穷追不舍的说。

那一夜的情景在峰彦脑海里苏醒了。边抵抗想尽快离去的冲动念头，他边尽可能的予以布置伪装撕破弓子的内衣裤和衬衣，强调被潜入者强暴；穿上鞋子到处走动，故意拉开所有的抽屉，表示不知道贵重物品藏放何处；最后，更用布块将可能触摸过的地方全部擦拭干净。

“房间内是否有什么能让你感觉到男人存在之物呢？尝如牙刷或刮胡膏之类？”

这些东西峰彦在当时应该已经完全收拾干净，他放在那里的生活必需品本来就并不多。

“没有。不过，妹妹的过去中却留下那种痕迹。”

“过去？”

“在那不久之前，妹妹曾做过妊娠中绝手术。”

峰彦沈默不语了。

那是他的孩子！被告知怀孕的事实时，他有一种被暗中摆了一道的感觉，因为他相信弓子所说的“不要紧”之语，经常未戴保险套。

要说服坚持想生下孩子的弓子，并带她去堕胎，不知道花费多少苦心，最后甚至还说谎，表示反正终究会和她结婚，何必急于生下孩子！

他很后悔，当时就应该想办法和弓子分手才对，却因为她吵闹不休，才持续交往，结果闹得不可收拾。

“假定是那样，对方那男性也不见得仍继续和她交往吧？也许她被杀害时彼此已经分手。”他说。

“不，仍在交往。”中尾章代低声说。“而且，妹妹可能打算第二天告诉我这件事。”

“什么事？”

“决定回新鸿时，她对我说“出发前说不定我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所以事件发生后也一直没有想起来。”

“但，后来仔细回想，可以认为那是暗示结婚之事。那一夜，妹妹很可能是找来那个男人，打算正式决定结婚事宜，她相信对方也爱自己，会与自

已结婚。”

说到这儿，中尾章代停顿一下，胸口上下起伏，似在调匀呼吸。

之后，她凝视峰彦，继续说：“可是，那男人并不爱妹妹，根本从未想过结婚的念头，所以当妹妹突然提出这件事时，应该非常狼狈吧！”

峰彦忍不住想吞一口唾液，但，嘴巴里却没有水分。非常狼狈？的确没错！当时

缠绵过后，弓子说：“我希望决定今后之事。”

“今后之事？”峰彦问。

“我有了积蓄，觉得应该要安定下来了。事宜上，姊姊明天一大早会来接我，我打算把你的事告诉她，可以吧？”

对峰彦而言，事情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但是，”他对中尾章代说。“就算真的如你所言，也不见得就是那男人杀害令妹吧？只为了被迫结婚……”

“我也是这么认为。”中尾章代领首。“可是，如果那男人另有必须结婚的对象呢？尤其，当这门亲事代表他获得人生胜利的关键时，妹妹岂非就等于是妨碍者？”

峰彦眯着嘴唇，瞪视中尾章代，他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中尾章代轻轻呼出一口气。“坦白说，我之所以会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完全是在知道某位男性的存在以后。”

“某位男性……”

“就是在最近。我整理妹妹的遗物时，找到一本有关姓名学的书，我若无其事的翻阅时，在书页余白发现写有姓名，而且是很奇妙的姓名，名字是妹妹的没错，姓氏却不同。妹妹的名字是弓子，而，书页录自上的姓名则是本乡弓子。”

峰彦感受到一股双腿发软的冲击，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血色消失了，指尖有如冻僵般冰冷，头晕耳鸣，身体不住颤抖。

“我认为对方那男人应该姓本乡，所以妹妹才会阅读姓名学的书，想知道婚后变成这个姓名时，运势会如何。或许，当时她心中溢满美好的梦……”中尾章代的眼睛开始充血。

“我找寻符合这个姓氏的人物，但是并未告诉警方，因为已经过了那么久，我认为警方不可能积极调查。何况，像这点线索，也无法当作杀人证据。”

中尾章代血红的眼眸盯视峰彦。

“不久，我查到一位男性了，亦即，妹妹上班的店里时常有一位姓本乡的男人前往。该人物目前是其中坚企业董事长入赘的女婿，改姓根岸，于七年前结婚。

“七年前……妹妹也是七年前被杀害。那是偶然吗？认为该人物为了得到梦想中的地位而杀害妹妹，会太不切实际吗？”

“但，我仍委托多家徵信社彻底调查根岸这个人的一切，包括学历、出生地、兴趣、嗜好、女性关系等等。在阅读那些调查报告之间，我想起妹妹和我聊天时所提到的几段印象深刻的对话。”

“当时妹妹曾说过想去看看的地方乃是该男人的故乡；而妹妹在某日突然表示关心的爵士乐演奏家，则是该男人最欣赏的音乐界人士；另外，其他还有更多符合之点。所以，我判断这男人不可能与妹妹毫无关系！”

“更具决定性的是，这男人的血型为 AB 型，与凶手留下的精液一致。”

峰彦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响，全身直冒冷汗。

“证据……”他勉强挤出声音。“证据只有这个吗？也就是，只有血型？只凭这一点，……还是不能认定就是凶手吧！”

“或许警方没办法逮捕。”中尾章代领首。“可是，再过几年，我想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的。”

“再过几年？这话怎么说？”

“二年前，我想到某种实验。”说着，中尾章代的嘴唇奇妙扭曲。

当峰彦明白那是正在微笑时，他感到一阵恶寒。

中尾章代继续说：“当然我还完全不清楚凶手的形迹，却认为非想个办法不可，而采用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就是凶手的精液。”她若无其事的说。“发现妹妹的体时，我采集了凶手的精液。对警方而言，那是唯一的线索，但是对我也一样，所以找想保有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我相信，只要保存精液，就算无法马上逮捕凶手，终有一天绝对会有所帮助。我任职的医院有冷冻保存精液的设备，我利用其保存，以备来日之用。”

“精液……”峰彦在心中喃喃自语：那是无法回收之物，但，要那种东西做什么？“那又如何？”

“无法由精液剖析出凶手，不过却能制造出凶手的后代。”

“什么！”峰彦的声调提高八度。

“使用离心分离器，可以筛选出 X 和 Y 的精虫，这样所生下的男孩，应该会酷似凶手，对不？若和七年前在妹妹四周的男性们相比较，谁是父亲将可一目了然了。”

“怎么可能！”峰彦不停摇头。“不可能有这种事的。”

中尾章代微侧着头。“我不明白你为何会说不可能。刚才我已说过，能用冷冻保存的精液让女性怀孕，以及目前有许多女性愿意担任代理孕母对吧？再说，在我们医院里，我也有办法在极秘密之下进行这件事。”

“但是、但是……”峰彦额头沁出汗珠，他却未擦拭的瞪视中尾章代。“以那种方式出生的婴儿，又要如何抚养？”

“愿意认养婴儿的夫妻多得很，这点你们应该最清楚吧？”

峰彦一下子发不出声音了，双手握拳。

“只要能平安抚养长大，我就可以达成找出凶手的目的是了。虽然这项计到需要极有耐心等待，不过在当时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是，找到代理孕母，让她怀孕数个月后，我却找到姓根岸的人物，这只能说是非常讽刺的结果。”

峰彦呼吸急促，喉咙发出咻咻的声音，他心中充塞某种不祥的念头。

“难道那孩子就是……”

“根据徵信社的调查报告，我知道根岸夫妻想要收养孩子，当时，我脑海里灵光一闪，立刻试着接近根岸夫妻。我曾经结过婚，和妹妹不同姓，所以根岸并未发觉。”

“你……你……”峰彦剧喘的指着中尾章代，指尖不住发抖。“你疯了！”

“不久，代理孕母生下婴儿，是凶手的孩子，而我把那孩子还给凶手了。”

“我打电话至根岸家，他们夫妻很高兴的来了，表示要领养那孩子。根

岸阳子从现在起要抚养杀人凶手的孩子，抚安她丈夫以前杀人时留下的精液所制造出的孩子。”

“别开玩笑。”峰彦站起身来，但，脚步踉跄地走向门外，然后回头望着中尾章代，大叫：“我不是什么凶手，我没有杀人，那个孩子我会还给你。”

中尾章代凝视对方，站起，踏前一步。

同一时间，峰彦后退一步。

中尾章代以含有诅咒的声音，说：“那么，你就告诉你太太吧！也许会有一些做太太的不希望抚养杀人凶手的孩子。不过，她对你不曾产生任何怀疑吗？在送回孩子之间，不会设法求证孩子和你的父子关系吗？只要利用清b代医学，应该能接近百分之百的查出。”

峰彦下意识的双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剧烈的头痛阵阵袭向他。

“如果你是凶手，”中尾章代按着说。“抚养那孩子正好，毕竟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会疼爱。而，当孩子成长，愈来愈酷似你时，不知道那是你的养子之人可能会说“和令尊长得一模一样呢。”

“可是，如果知道的人会如何？你太太会怎么想呢？也许你可以设法掩饰，譬如说“在一起共同生活，当然长相会酷似”可是，能够掩饰至什么时候呢？”

“别说了！”峰彦大叫。“别再说了。”

“不管多少年，你会这样继续痛苦下去，永远没有结束之日。因为，那是你的儿子，而且你太太非常喜欢那孩子！”

峰彦发出野兽般的叫声，同时冲出门外，跑向走廊，来到马路上，摇摇晃晃走着。

是那女人不好，是弓子不好！我对她说抱歉，把我忘了吧！但是，她在那一瞬间，本来撒娇的表情大变，大叫说“什么意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会跟我在一起吗？所以，我才会忍耐的拿掉孩子，你……不曾是骗我吧？不，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快坦白告诉我……啊，这么说，那个谣传是真的啦？你打算和某个没人要的老处长千金结婚……哇！那是真的？哇……我果然被骗了！”

又哭又闹的弓子抓住峰彦的身体，紧抱住他。他想拉开却拉不动。

“我不会离开的，死也不曾离开你。如果你打算抛弃我，我一定把全部情形都张扬出去，还告诉那个老处女的董事长千金！”

“别乱来，快放开我。”

“不，我不放。到了明天一早，姊姊就会来，我要让她看见我们这样互相拥抱，然后向姊姊介绍说，这个人就是我的恋人，姊姊你看，我是如此幸福呢！”

等到回过神来，峰彦已拿着丝巾勒紧弓子的颈项。在不知不觉中，他用力勒紧，叫着：“死吧！你去死吧！”

“是那女人不好，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峰彦拦了计程车回家，全身还是不停颤抖。

“怎么啦？你的脸色很难看呢！”司机问。

但是，峰彦没有回答。

回到家，他进入客厅。阳子抱着婴儿走近。

“怎么这么慢？你到底在干么？婴儿醒了呢！从刚刚就一直等着呢！宝宝，你看，是爸爸呢！”

婴儿望着峰彦灿笑。

读着根岸峰彦自杀的报道，中尾章代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她并非期待这种程度的结果，而是认为才刚开始要折磨对方，把婴儿送给峰彦只不过是一种布局而已。她很惊讶自己要复仇的对象之意志力居然出乎意料的薄弱，更为妹妹被这样的男人所杀害而遗憾。

“没办法哩！也只好将就算了！”中尾章代朝着桌上的照片说。

照片上是满面笑容的弓子。

章代开始准备出门，目的是参加守灵夜，顺便把婴儿带回。

由于峰彦死亡，已经不符合“双亲都健在”的条件了。本来，即使峰彦没死，中尾章代也打算终有一天会把婴儿带回，而且已下定决心自己抚养。

婴儿是其高校女学生和男人一夕姻缘所生的孩子，和峰彦毫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生于大阪，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一九八五年以《放课后》一书获颁江户川乳步奖而踏入推理文坛，发表《毕业》、《半生街的杀人》等本格推理作品，也发表《史身》、《驾驭彩虹的少年》等科幻性质的推理作品。

一九九五年的《异次元空间的爱情故事》乃是以记忆重组为主题。此外尚有以棒球为主题的《魔球》、以古典芭蕾为主题的《熟睡的森林》、以跳高比赛为主题的《鸟人计划》，作品的背景极富史化情趣。《再生魔术之女》

婴儿裹着白色的贴身衣服熟睡。望着那泛现桃红色的脸颊，根岸峰彦联想起水蜜桃。

“好可爱！简直就像是小天使呢！啊，我高兴得都快疯狂了，彷彿像作梦一般。”根岸阳子以不熟练的动作边抱着婴儿，边欣喜如狂的说。

婴儿的容貌远超过她期待的漂亮，似更令她雀跃。

“请你好好学习育婴知识吧！因为婴儿一定也会感到不安，不知道新妈妈要怎样照顾自己的。”中尾章代迷着眼望着阳子的动作，静静说。

“是的，那当然，我会以健康抚养这孩子为优先的。”阳子坚定的说。

中尾章代苦笑。“不，大完全投入也不行，以后的日子可还很长呢！”

“是的，你太兴奋、急躁，反而对婴儿不好。”峰彦也说。

“可是……”阳子的视线回到婴儿身上，有一种无法忍住要露出笑意的感觉，又抬起脸，望着中尾章代，显得稍微不安，问：“那么，今天还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吗？”

一见即知她希望尽快把婴儿带回家。

“是的，还有一些问题……不过若是你先生能够留下来，太太你先回去也没关系。”中尾章代说完，望向峰彦。

阳子眼拌里灿着辉彩，望着峰彦。

峰彦不可能违抗她的期待，不得已却又不能形诸于色，说：“那么我就留下来，你先回家好了，何况，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吗？那，很抱歉，我就先失陪了。”进说，阳子进抱紧婴儿站起身来，一副再也待不下去的样子。

“啊，很危险呢！别让婴儿掉了。”

“我知道哩！怎么可能会做出让婴儿死掉的事，嗯？”当然最后的“嗯”是对熟睡的婴儿讲的。

峰彦和中尾章代一起目送私家司机驾驶宾士轿车载着阳子和婴儿离去。

阳子好像热中于抱住婴儿，只是回头朝两人点了一下头而已。

“太太似乎很喜欢那个婴儿呢！”回到房内，在刚才那张沙发坐下后，中尾章代说。

这里是她家！

“我也很喜欢的。坦白说，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向你致谢才好。”峰彦再度向章代道谢。

中尾章代摇摇头，说：“只要你们能喜欢，那就……”她戴着金边眼镜的视线自峰彦身上移开，注视斜下方。

峰彦不只一次见到这位削瘦的中年妇人经常露出像这样耽溺于沈思的表情，他漠然想像，会做这样的事，或许是因对婴儿有着某种晦暗的过去。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她正在思索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之年轻母亲的事吧！

峰彦讨厌对方说一些有关育婴之事。更要紧的是，他觉得和中尾章代单独交谈有一股沉重的感觉。从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觉得对方似有着生理上难以接近的感徒，尤其是镜片后面闪动辉彩、似能识穿自己内心的眼眸，见了就令他不知所措。

只不过，他当然不曾表现出来。这位替无法生儿育女的夫妻找到养子的女性，等于是自己的恩人，或许今后也会继续交往吧！

谤岸夫妻约莫在半年前认识中尾章代，是直接接到她寄来的信。信上说她自己虽生在这个世间，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未亲被亲生父母抚养长大，所以才决定专门介绍可怜的婴儿给有爱心者当养子，现在因听说他们想要找养子，何不交给她负责？

虽然内容透露着可疑，但是阳子仍表现出强烈的关心，试着去见中尾章代，了解详细情形。当时，夫妻俩也是到这里来。

中尾章代说，婴儿们的母亲大多是十几岁，由于没有正确的知识而发生性行为，结果怀孕了，却在独自苦恼中丧失妊娠中绝的时机。又说，像这样的少女，时下的日本有很多，为了救助这些少女，也为了保住她们生下的小生命，她才会做这种事。

还有，有时候也曾在国外帮婴儿寻找养父母，因为这样的话，生下婴儿的少女就不曾往户籍上留有任何痕迹。

听过中尾章代的说明后，根岸夫妻就委托她帮忙。毕竟在这之前的经验已让他们深刻了解，想凭自己之力找到养子是何等困难。

半年后，中尾章代通知说找到男婴。

“坦白说，事情比我想像中来得顺利，令我深感惊讶。”为了逃避太漫长的沉默，峰彦说。“因为我曾听说，和我们有相同苦恼的夫妻很多，就算想要养子也必须排队等待。”

中尾章代的视线回到峰彦脸上。“当然，等待婴儿的夫妻们还有很多，可是，这次我是特别先通知你们。”

她在镜片后的乌黑眼眸闪动光芒。

“谢谢你。”峰彦一面道谢，一面在想：该准备多少谢礼给眼前这位女性呢？

虽说做这种事是没有酬劳，但总不至于不期待获得谢礼吧！而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预料到可能有相当的金额，才会“特别”的先通知自己！

“你说有一些问题是？”他双手在膝上搓着，问。不过，心里又觉得对方不可能现在就提起谢礼之事。

中尾章代坐正身体、挺直腰，说：“其实，有件事我希望再确认一次。”

“你的意思是？”

“关于成为婴儿的双亲之条件。”她说。“我曾经列举过五项，你还记得吗？就是能疼爱婴儿、有经济余裕、家庭和谐、夫妻皆健在，以及最后一项。”

“是夫妻俩皆无犯罪前科，对吧？”回答之后，峰彦有股不祥的预感，是因对方刻意诬自己说出最后一项。他按着问：“那又如何？”

“这些条件都没有问题吗？”

“是的，当然没问题，我可以发誓。”峰彦肯定的回答。

中尾章代颌首，似表示“没问题”，之后，按着说：“如果未能符合条件，虽然很遗憾，却也只有中止抚养关系，把婴儿带回。”

“我明白。这么说，为了查核我们是否能好好照顾婴儿，在办理正式认养手续之前，是有一段试验期间了？不过，期限到什么时候？何时才能正式认养呢？”

“这得看你们了，如果快的话，也有一天就可得到结论的。”

“哦，一天吗？”虽然内心怀疑在这样短期间内能够了解什么，不过转念一想，这是专家之言，应该不曾错。峰彦浮现笑容，说：“这么说，我必须努力让自己能够合格喽！对了，只是这样吗？”

“不，主题才刚开始呢！”中尾章代凝视峰彦。

一瞬，锐利的眼神令峰彦心跳加促。

但，紧接的瞬间，她脸上浮现温和的笑容。“根岸先生，你们夫妻俩为了不孕之事，曾经上过医院吧？”

“是的，好几次。”峰彦回答。“为了检查出原因，我们找过各种医师诊断。”

“查出原因了吗？”

“是的，问题出在内人身上，好像是卵巢功能先天性具有缺陷，不过详细情形我不明白。”

诊断结果出来时，峰彦一面安慰沮丧的阳子，一面感到安心了，因为不会再被阳子的父母认为自己无能！

入赘根岸家七年，为了无法生育子女，不知道何等抬不起头呢！他自己并未特别想要有子女，可是却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就是替根岸家延续香火。

谤岸家招赘女婿的条件就是健康且生殖机能正常，所以即使是并非特别优秀的他，也因为是在宴会上被迟迟未婚的董事长千金看上其英俊外表，而能够幸运的攀龙附凤。

“没办法以医学方法解决吗？譬如利用体外受精之类？”中尾章代问。

峰彦摇头。“曾经检讨过，但是并未尝试，一方面是成功率很低，另一方面是内人害怕。”

“成功率低是事实，不过若和以前相比，技术上已经相当进步了。”

“哦，是吗？”边回答，峰彦想起了中尾章代平时是在医院工作，而且是妇产科，之所以会做这种义工性质的事，也是与其职业有关联。

“由于体外受精技术的进步，很多夫妻都能拥有幸福，当然，问题也随

着增加……譬如代理孕母。”

“代理孕母？啊，我常常听说。”

“在日本仍很难想像会真正实行，可是在国外，有很多年轻女性愿意当代理孕母。”

“原来如此。”峰彦嘴里回答，心中却困惑不已，不知话题究竟会朝什么方向进展。

中尾章代并不像要提出什么问题要求的样子，难道和目前这个话题有关联？

“另外，精液冷冻保存技术也开发成功了，希望拥有孩子的女性，只要有心，即使不和男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怀孕。”中尾章代似未发现峰彦的不耐烦，仍旧淡淡的叙述。

“时代已经改变了。”峰彦也只好颌首，说。

“如果我稍微年轻一点……”中尾章代俯首，但马上又抬起脸，凝视峰彦。“说不定我也会采用这类方法哩！尽避已经不想要结婚，却仍希望有孩子……因为，我一直是独自生活。”

“是吗……”峰彦虽觉得对方的话很奇怪，不过又不像在开玩笑。“你没有家人？”

“是的，双亲很久以前就去世，这房子就是他们留下的。”中尾章代环顾四周一圈后视线再度回到峰彦脸上。“其实我有一个妹妹，小我十岁的妹妹。”

“她去哪里？”尽避并无多大兴趣，峰彦仍只好顺着话题，问。

她静静的回答：“死了，在七年前。”

“啊，对不起。”峰彦在内心咋舌，在这种日子里谈忌讳的过去好像有所不祥。

他从西装口袋掏出香烟，正打算转个话题时，中尾章代却先开口了。

“我妹妹是被人杀害的，在杉并区的公寓家中。”

“什么……”

“被勒杀，用她的丝巾。”

“丝巾……”峰彦勉强挟住差点自指缝间掉落的香菸，心想：怎么可能！

对方应该不是在讲那女人的事吧！那女人叫神崎由美，后来知道由美是假名字，不过神崎应该是真实的姓氏。

他觉得腋下冒出冷汗，不住寻思：但是，七年前，杉并的公寓家中、丝巾，岂非完全符合？

“很可怜呢！”中尾章代的声音微微便咽了。“双亲早逝，因此高校毕业后就外出就职，由于打算终有一天自己做生意，于是拚命的存钱，不久，连晚上都在兼职。我劝她别辛苦而把身体搞坏了，她却丝毫不听。同我炫耀自己的积蓄金额是她的乐事之一，却……”

“凶手被逮捕了吗？”峰彦问。

她摇头。“没有！虽然警方一直继续不断的调查，却始终没有着落。”

“这……”峰彦想用打火机点着香烟，但是动作僵硬，到第三次才点着。

“是抢劫杀人或什么？”

“警方是如此推测。”中尾章代把桌上的烟灰缸推向他，回答：“因为房内被翻找得一团糟，珠宝和存款簿都不见了，而且玄关门锁上，靠阳台的窗户打开，凶手很可能是自阳台潜入吧！妹妹的房间是在二楼，但是只要沿着

一楼阳台栏杆，很容易就可以爬上去。”

“那实在太可怜了。”峰彦极力抑制声音的颤抖。毕竟，状况太相似了，没错，这女人讲的一定就是“那桩事件”！

“妹妹被强暴了。”她像在叙述般静静说着。“凶手的精液残留在妹妹体内，而那也是警方能得到的最重要线索。”

“哦……”峰彦吸一口烟，吐出烟雾。他很清楚自己呼吸急促。

无法认为纯属偶然，也不能认为这女人的妹妹很偶然是神崎由美，绝对是有计划的，一开始，这女人就是抱着某种目的接近自己。

镑种各样的念头在峰彦的脑海中如漩涡般涌现，但是却无法整理，只是更加混乱。

“承办的刑事先生表示，凶手最初可能并非为了窃盗，而是为了强奸的目的才潜入。”中尾章代说。“那是很炽热的夜晚，妹妹的房间并未开冷气。刑事先生表示，妹妹很可能是开着窗户睡觉吧！凶手见到窗户敞开，所以决定强奸，也付诸实行，可是想到事情宣扬开就糟了，才会将妹妹勒死后，抢夺财物后逃走。”

不错，那是炽热的夜晚！

峰彦脑海中浮现满是汗珠的神崎由美不，神崎弓子的脸孔。对方以空洞的眼眸凝视着他，说：我绝对不曾离贻d你……

“这么说……”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凶手是那天晚上偶然经过公寓前的男性了？算是一种临时起意逞凶？”

“警方似乎也这样认为。当然，不是所有人皆一样，譬如承办的刑事先生就说，凶手很可能有某种根据，知道那儿住着年轻少女。”

“原来如此。但，不管如何，应该不曾是熟识之人行凶吧！”

“警方也是同样的见解。”中尾章代扶正眼镜，镜片反射日光灯光。“但，我不这样认为。”

“哦，为什么？”峰彦吸了一口烟。

“简单的说，是身为姊姊的灵感。”

“灵感？”

“事实上，是我发现体的。那一天的翌日，我们预定前往新鸿祭坟，由于是盂兰盆节的返乡尖峰时期，预料一路上会塞车，所以打算一大早就出发，因此我开车至妹妹住处接她，抵达时刻是清晨五时左右。”

“那一夜，弓子是曾这么说过我明天要和姊姊一起去新鸿。”

没错，她是说和姊姊一起！

“我按门铃，但是不管按多少次都无人应答，感到很奇怪，就用妹妹给我的钥匙开门。

门一打开，我就注意到房内的异状，等见到床上的妹妹的样子时，我差点晕倒。”中尾章代面无表情的说，但是，轻轻交握于膝盖上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由于情绪激动和过度悲伤，我连打电话报警都忘了，只是大哭大叫。可是，这么哀伤之间，我仍有着某种确信，确信妹妹是被亲密的男人所杀害。”

停顿一下，中尾章代继续说着。

“妹妹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那天，妹妹没有上班，应该一直待在家里，而，除了上班，妹妹很少擦香水。”

香水……

峰彦记得弓子身上的香水味道。与他见面时，弓子身上总是散发出同样的香气，或许那天晚上也是相同，只不过，他并未特别意识到。

“但是……”他轻咳一声，声音沙哑了。“只凭这样就下论断岂非很危险吗？也有可能忽然心血来潮，那天晚上就寝前擦香水，对不？”

“刑事先生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我无法同意。我拜托刑事先生调查和妹妹交往的男性，刑事先生表示会调查妹妹的交友关系，而且也真的这么做了，以妹妹上班的地点为中心，彻底查访。只是，始终未能发现和妹妹有特殊关系的男性，也许，是隐藏得巧妙吧！”

“一定不是隐藏巧妙，而是自始就没有那种男人存在。”

但，峰彦尚未说完，中尾章代已开始摇头了。

“不管天气多么炽热，妹妹绝对不曾敞开窗户睡觉。就算没有冷气机，还是有电风扇的。一定是凶手自玄关入内，妹妹迎接对方……当时，妹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杀，很可能还笑容满面的迎向对方。”

晚安，你来晚了哩！抱歉，突然找你出来，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一定要在今晚。我方才在电话中也讲过了吧？明天一大早我要和姊姊一起回新鸿去祭坟。

我希望在回故乡之前把事情谈清楚……喝啤酒吗？不喝？啊，是吗其实今天晚上也不能让你睡在这里的，那么我去冲泡咖啡……

峰彦回想起弓子，边迎接自己进入，边说的每一句话。或许，她当时的确满面笑容，因为每次见面时，她总是想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可是，玄关门锁上，阳台窗户敞开，不是吗？”

“那种东西很容易伪装的，若是和妹妹有特殊关系的男人，应该持有钥匙。”中尾章代当场回答。

她的推测完全正确，峰彦的确持有钥匙。为了布置成窃盗杀人，他打开通往阳台的窗户，自己却从玄关门逃走，当然，又把门锁上，钥匙则在第二天丢弃于附近的灌溉水渠。

“房内被翻找得乱糟糟，而且偷走财物，全部是为了伪装。”中尾章代穷追不舍的说。

那一夜的情景在峰彦脑海里苏醒了。边抵抗想尽快离去的冲动念头，他边尽可能的予以布置伪装撕破弓子的内衣裤和衬衣，强调被潜入者强暴；穿上鞋子到处走动，故意拉开所有的抽屉，表示不知道贵重物品藏放何处；最后，更用布块将可能触摸过的地方全部擦拭干净。

“房间内是否有什么能让你感觉到男人存在之物呢？尝如牙刷或刮胡膏之类？”

这些东西峰彦在当时应该已经完全收拾干净，他放在那里的生活必需品本来就不多。

“没有。不过，妹妹的过去中却留下那种痕迹。”

“过去？”

“在那不久之前，妹妹曾做过妊娠中绝手术。”

峰彦沉默不语了。

那是他的孩子！被告知怀孕的事实时，他有一种被暗中摆了一道的感觉，因为他相信弓子所说的“不要紧”之语，经常未戴保险套。

要说服坚持想生下孩子的弓子，并带她去堕胎，不知道花费多少苦心，最后甚至还说谎，表示反正终究会和她结婚，何必急于生下孩子！

他很后悔，当时就应该想办法和弓子分手才对，却因为她吵闹不休，才持续交往，结果闹得不可收拾。

“假定是那样，对方那男性也不见得仍继续和她交往吧？也许她被杀害时彼此已经分手。”他说。

“不，仍在交往。”中尾章代低声说。“而且，妹妹可能打算第二天告诉我这件事。”

“什么事？”

“决定回新鸿时，她对我说“出发前说不定我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所以事件发生后也一直没有想起来。

“但，后来仔细回想，可以认为那是暗示结婚之事。那一夜，妹妹很可能是找来那个男人，打算正式决定结婚事宜，她相信对方也爱自己，会与自己结婚。”

说到这儿，中尾章代停顿一下，胸口上下起伏，似在调匀呼吸。

之后，她凝视峰彦，继续说：“可是，那男人并不爱妹妹，根本从未想过结婚的念头，所以当妹妹突然提出这件事时，应该非常狼狈吧！”

峰彦忍不住想吞一口唾液，但，嘴巴里却没有水分。非常狼狈？的确没错！当时

缠绵过后，弓子说：“我希望决定今后之事。”

“今后之事？”峰彦问。

“我有了积蓄，觉得应该要安定下来了。事宜上，姊姊明天一大早会来接我，我打算把你的事告诉她，可以吧？”

对峰彦而言，事情实在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但是，”他对中尾章代说。“就算真的如你所言，也不见得就是那男人杀害令妹吧？只为了被迫结婚……”

“我也是这么认为。”中尾章代领首。“可是，如果那男人另有必须结婚的对象呢？尤其，当这门亲事代表他获得人生胜利的关键时，妹妹岂非就等于是妨碍者？”

峰彦眯着嘴唇，瞪视中尾章代，他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中尾章代轻轻呼出一口气。“坦白说，我之所以会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完全是在知道某位男性的存在以后。”

“某位男性……”

“就是在最近。我整理妹妹的遗物时，找到一本有关姓名学的书，我若无其事的翻阅时，在书页余白发现写有姓名，而且是很奇妙的姓名，名字是妹妹的没错，姓氏却不同。妹妹的名字是弓子，而，书页录自上的姓名则是本乡弓子。”

峰彦感受到一股双腿发软的冲击，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血色消失了，指尖有如冻僵般冰冷，头晕耳鸣，身体不住颤抖。

“我认为对方那男人应该姓本乡，所以妹妹才会阅读姓名学的书，想知道婚后变成这个姓名时，运势会如何。或许，当时她心中溢满美好的梦……”中尾章代的眼睛开始充血。

“我找寻符合这个姓氏的人物，但是并未告诉警方，因为已经过了那么久，我认为警方不可能积极调查。何况，像这点线索，也无法当作杀人证据。”

中尾章代血红的眼眸盯视峰彦。

“不久，我查到一位男性了，亦即，妹妹上班的店里时常有一位姓本乡的男人前往。该人物目前是其中坚企业董事长入赘的女婿，改姓根岸，于七年前结婚。

“七年前……妹妹也是七年前被杀害。那是偶然吗？认为该人物为了得到梦想中的地位而杀害妹妹，会太不切实际吗？”

“但，我仍委托多家徵信社彻底调查根岸这个人的一切，包括学历、出生地、兴趣、嗜好、女性关系等等。在阅读那些调查报告之间，我想起妹妹和我聊天时所提到的几段印象深刻的对话。”

“当时妹妹曾说过想去看看的地方乃是该男人的故乡；而妹妹在某日突然表示关心的爵士乐演奏家，则是该男人最欣赏的音乐界人士；另外，其他还有更多符合之点。所以，我判断这男人不可能与妹妹毫无关系！”

“更具决定性的是，这男人的血型为 AB 型，与凶手留下的精液一致。”

峰彦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响，全身直冒冷汗。

“证据……”他勉强挤出声音。“证据只有这个吗？也就是，只有血型？只凭这一点，……还是不能认定就是凶手吧！”

“或许警方没办法逮捕。”中尾章代领首。“可是，再过几年，我想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出的。”

“再过几年？这话怎么说？”

“二年前，我想到某种实验。”说着，中尾章代的嘴唇奇妙扭曲。

当峰彦明白那是正在微笑时，他感到一阵恶寒。

中尾章代继续说：“当然我还完全不清楚凶手的形迹，却认为非想个办法不可，而采用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就是凶手的精液。”她若无其事的说。“发现妹妹的体时，我采集了凶手的精液。对警方而言，那是唯一的线索，但是对我也一样，所以找想保有自己需要的一部分，我相信，只要保存精液，就算无法马上逮捕凶手，总有一天绝对会有所帮助。我任职的医院有冷冻保存精液的设备，我利用其保存，以备来日之用。”

“精液……”峰彦在心中喃喃自语：那是无法回收之物，但，要那种东西做什么？“那又如何？”

“无法由精液剖析出凶手，不过却能制造出凶手的后代。”

“什么！”峰彦的声调提高八度。

“使用离心分离器，可以筛选出 X 和 Y 的精虫，这样所生下的男孩，应该会酷似凶手，对不？若和七年前在妹妹四周的男性们相比较，谁是父亲将可一目了然了。”

“怎么可能！”峰彦不停摇头。“不可能有这种事的。”

中尾章代微侧着头。“我不明白你为何会说不可。刚才我已说过，能用冷冻保存的精液让女性怀孕，以及目前有许多女性愿意担任代理孕母对吧？再说，在我们医院里，我也有办法在极秘密之下进行这件事。”

“但是、但是……”峰彦额头沁出汗珠，他却未擦拭的瞪视中尾章代。“以那种方式出生的婴儿，又要如何抚养？”

“愿意认养婴儿的夫妻多得很，这点你们应该最清楚吧？”

峰彦一下子发不出声音了，双手握拳。

“只要能平安抚养长大，我就可以达成找出凶手的目的是了。虽然这项计

到需要极有耐心等待，不过在当时我找不到其他方法，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是，找到代理孕母，让她怀孕数个月后，我却找到姓根岸的人物，这只能说是非常讽刺的结果。”

峰彦呼吸急促，喉咙发出咻咻的声音，他心中充塞某种不祥的念头。

“难道那孩子就是……”

“根据徵信社的调查报告，我知道根岸夫妻想要收养孩子，当时，我脑海里灵光一闪，立刻试着接近根岸夫妻。我曾经结过婚，和妹妹不同姓，所以根岸并未发觉。”

“你……你……”峰彦剧喘的指着中尾章代，指尖不住发抖。“你疯了！”

“不久，代理孕母生下婴儿，是凶手的孩子，而我把那孩子还给凶手了。”

“我打电话至根岸家，他们夫妻很高兴的来了，表示要领养那孩子。根岸阳子从现在起要抚养杀人凶手的孩子，抚安她丈夫以前杀人时留下的精液所制造出的孩子。”

“别开玩笑。”峰彦站起身来，但，脚步踉跄地走向门外，然后回头望着中尾章代，大叫：“我不是什么凶手，我没有杀人，那个孩子我会还给你。”

中尾章代凝视对方，站起，踏前一步。

同一时间，峰彦后退一步。

中尾章代以含有诅咒的声音，说：“那么，你就告诉你太太吧！也许会有一些做太太的不希望抚养杀人凶手的孩子。不过，她对你不曾产生任何怀疑吗？在送回孩子之间，不会设法求证孩子和你的父子关系吗？只要利用清b代医学，应该能接近百分之百的查出。”

峰彦下意识的双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剧烈的头痛阵阵袭向他。

“如果你是凶手，”中尾章代按着说。“抚养那孩子正好，毕竟那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会疼爱。而，当孩子成长，愈来愈酷似你时，不知道那是你的养子之人可能会说“和令尊长得一模一样呢。”

“可是，如果知道的人会如何？你太太会怎么想呢？也许你可以设法掩饰，譬如说“在一起共同生活，当然长相会酷似”可是，能够掩饰至什么时候呢？”

“别说了！”峰彦大叫。“别再说了。”

“不管多少年，你会这样继续痛苦下去，永远没有结束之日。因为，那是你的儿子，而且你太太非常喜欢那孩子！”

峰彦发出野兽般的叫声，同时冲出门外，跑向走廊，来到马路上，摇摇晃晃走着。

是那女人不好，是弓子不好！我对她说抱歉，把我忘了吧！但是，她在那一瞬间，本来撒娇的表情大变，大叫说“什么意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会跟我在一起吗？所以，我才会忍耐的拿掉孩子，你……不曾是骗我吧？不，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快坦白告诉我……啊，这么说，那个谣传是真的啦？你打算和某个没人要的立事长千金结婚……哇！那是真的？哇……我果然被骗了！”

又哭又闹的弓子抓住峰彦的身体，紧抱住他。他想拉开却拉不动。

“我不会离开的，死也不曾离开你。如果你打算抛弃我，我一定把全部情形都张扬出去，还告诉那个老处女的董事长千金！”

“别乱来，快放开我。”

“不，我不放。到了明天一早，姊姊就会来，我要让她看见我们这样相

互拥抱，然后向姊姊介绍说，这个人就是我的恋人，姊姊你看，我是如此幸福呢！”

等到回过神来，峰彦已拿着丝巾勒紧弓子的颈项。在不知不觉中，他用力勒紧，叫着：“死吧！你去死吧！”

“是那女人不好，我没有错，我没有错！”

峰彦拦了计程车回家，全身还是不停颤抖。

“怎么啦？你的脸色很难看呢！”司机问。

但是，峰彦没有回答。

回到家，他进入客厅。阳子抱着婴儿走近。

“怎么这么慢？你到底在干么？婴儿醒了呢！从刚刚就一直等着呢！宝宝，你看，是爸爸呢！”

婴儿望着峰彦灿笑。

读着根岸峰彦自杀的报道，中尾章代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她并非期待这种程度的结果，而是认为才刚开始要折磨对方，把婴儿送给峰彦只不过是一种布局而已。她很惊讶自己要复仇的对象之意志力居然出乎意料的薄弱，更为妹妹被这样的男人所杀害而遗憾。

“没办法哩！也只好将就算了！”中尾章代朝着桌上的照片说。

照片上是满面笑容的弓子。

章代开始准备出门，目的是参加守灵夜，顺便把婴儿带回。

由于峰彦死亡，已经不符合“双亲都健在”的条件了。本来，即使峰彦没死，中尾章代也打算终有一天会把婴儿带回，而且已下定决心自己抚养。

婴儿是其高校女学生和男人一夕姻缘所生的孩子，和峰彦毫无关系。

（原作名：再生魔术女）爱与杀意的铁道西村京太郎

